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五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閒至啓而有跋扈之臣風氣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

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視有苗弗率汝徂征
之氣象有間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乃召六卿者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為六卿有事則為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為臨時亦分統

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為人偏者為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弃則天地之正理皆怠弃而不存萬惡之本原

也啓不歷數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之五行三正已皆侮棄則其為惡何所不至方有扈棄侮之時天已絶其命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啓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遇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

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為則在人則為命在師則為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為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專

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則孥戮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為殺亦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此啟當時自為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啟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啟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啟賢能敬承繼禹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

師戒勅戎陣如素講者葢禹之家學文武兩備體用
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言太康失
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
篤之心太康既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徬徨痛
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豫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耽于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昬亂顛覆之中所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親其上一心一體太

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懷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貳怨之積而洽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貳之後者蓋如此也安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如累卵而猶以為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以為有此位者當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貳而無度之遊方且曰乃其念甚順而不疑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姦雄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此后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叙雖后羿懷不臣之心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亦何能為太康惟逸豫百姓離心羿所以乘間而起曰因者明天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築長城不起阿房陳勝

吴廣將何所因隋煬帝不伐遼東不治宫室李密王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五弟朝夕左右諫之不聽去之則不能情逼義廹御其母以從之親愛痛望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諫不聽而去臣道也兄弟之間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計無

所出義不可已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胥中如何哉其忠愛友恭之意展轉而無所依矣以此見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為之蘊積之久志念已熟發之於歌故辭旨深切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蓋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之謂也五子之歌一章切

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已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為如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是禹固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為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為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且何以為邦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則民豈非邦本乎民所聚而成邦民所貳則不成邦豈非本固則邦寧乎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

子孫堅决著明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萬世允賴之功方謂愚夫愚婦之微一能勝予功高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視天下若如此蓋其踐履之工既到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一人三失一失至於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失而即改不貳過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於三失則玩而不復悔矣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明

則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於有不明之怨何者勢均體敵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結怨于民民伏於雷霆之下不敢言而敢怒何所自發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復救聖人所以旁搜博採以通下情蓋欲圖於不見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形容明切如此萬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天下為心說得廣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在

下者以一身為天下說得近故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地位雖不同其實無廣狹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歷數祖訓一愚夫足以勝懔乎之禹咸貳之黎民乃盤遊之太康其何以勝之哉五子之所以怨也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

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可以去酒導民情性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墻以禦穿窬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禽色而至于荒酒至于酣音至於嗜宇則峻之墻則雕之非其則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於六事之中茍有其一未有可以幸免者况俱有之五子見危亡之道如此之明而思太康之奔赴乎其中其心為如何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亂當時之紀綱乃至於滅亡言此冀方本陶唐之有委
付至今豈特墜皇祖之業哉當時聲名文物百蠻来
朝萬國面内如此之盛今乃至於不能保此時五子
之心又如何玩味其抑揚高下正如黍離之詩痛惜
基業之衰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尊顯如此指大禹言之也典則者所垂之訓也關者通也和者平也石與鈞天下所皆有不如王府之關石和鈞通輕重之宜也前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遺既有其業又有其法又有其具今不能守而荒墜其緒至於覆宗絶祀舉祖宗之已成一旦而廢之五子之心又如何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發嘆而言惜之重憂之至也萬姓未嘗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予將疇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憂結之懷忸怩惶愧之顔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忸怩盖視太康所為如已為之故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為太康寒心也玩此五章其旨轉切無忿嫉不平之意真情篤友之至之所形見也欲觀詩者當

先觀書則見詩之變風變雅觀舜之賡歌則見詩之雅頌本乎情止乎禮義有自來矣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至於周三百六十世浸遠官浸多往往分職不一惟羲和之官堯時四

人至夏已合為一至周亦不過一人其位浸畀舜伯夷典禮夔典樂周大宗伯大司樂合為春官也官皆轉而為多此二官獨轉而為少何也葢唐虞之時民性渾厖風氣未開啟其本原可以自治故掌天時禮樂之官皆多而其它皆略自此以後風俗日漓以精微示之有所未諭故三代之君通其變凡天時禮樂之事皆散寓於政刑度數之閒以詔民亦非視天時禮樂為輕而略之也世變風移不得不質文迭變以

通其政堯舜之時天人未分淳厖未散也於此可以
觀天下大勢之轉移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歳孟春遒
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
邦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權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
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祖

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辭甚嚴正萬世君臣之綱也嗟者發嘆而憫其勞之辭明徵定保即聖之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謹天戒即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曰有者有諸已之有常憲是常法藏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明白若不克有則何以異

於無也百官修輔不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
工夫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專
於此而業焉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
正救無時怠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既修
輔萬幾無蔽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
之明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
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衆皆相
規正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者為

不恭則邦有常用之刑凡此皆遒人徇路之辭稽之

周禮可見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

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當時法度既修明遒人又每歲宣揚其命於凡有官

之人所以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羲和獨沈

亂于酒以顛覆厥德德者人之固有羲和以沈亂而

顛覆也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無所復顧天紀自堯以來羲和世守者曰欽若至是乃至於擾亂酒之為惡大矣一沈于酒雖祖父世守之業國家之重爵祿皆不暇顧而遠弃其職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說者多謂羲和一臣之失職黜其爵可也削其邑可也何煩專行師伐不知羲和當時已遠弃厥司保其所有之邑負固而不服矣古者人君務在導迪民性酒尤亂德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

飲酒者殺如書酒誥一篇以至此言羲和之罪皆凛然嚴毅至漢乃榷酒酤惟恐民飲之不多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世君職已不盡至於師職則全闕矣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會于房集則為順不集則為差日者君之表日既有變百官莫敢自寧如瞽之徹以至嗇夫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羲和處此官乃不聞知可謂昏迷於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人君不

敢自專有大賞罰必歸之祖與天故誓師之言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先王之誅以見古人循天理奉先王之道已不得而與也此語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已視天下心之所存議論之所習熟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前此皆責羲和之辭以後乃誓師之辭政典如所謂司馬法也先時不及時或謂嗣侯舉此斷羲和之罪非也此軍法也軍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

必殺盖本於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為戒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

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又曰欽承天子威命古之

兵師所以無叛命者皆其將帥所以告勅其衆者未

嘗不舉人君以為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

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

奉天討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認為已權則人君

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亦安敢犯命哉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火炎崐岡熾烈之時不分玉石我衆為天子之吏若逸其德又甚於猛火言止欲殲其首虜凡以威而彊使從者皆不治也自殲厥渠魁至咸與惟新此三代行師之本也威克厥愛允濟説者多以愛為仁愛威

為威虐乃類申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
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戰陣多為私愛
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
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酷烈之謂却有愛
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
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威雖非聖人之
所尚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況軍旅主於
威乎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

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略當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增修東萊書説卷六

增修東萊書說卷七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湯累進伊尹於夏欲以開導使之悛改桀終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

伐夏之謀也豈湯伊尹之本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伊尹亦自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尹之所適即天命之所在蓋天心之享者天命之繫也湯進伊尹於夏所以駐命於夏也復歸之時命始不容辭矣伊尹相湯伐桀先伊尹而後湯文勢順也升自陑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决擇升自陑必用

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告衆庶而稱王曰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方天命未絶於桀湯得伊尹而進之拳拳尊君之心無所不至及伊尹醜之天命絶矣絶於彼則不容釋於此昔之尊君不幸而無所伸豈預稱王而誓師乎事定而不敢居聖人之心也

事未定而居之無乃非聖人之心哉天命所在固惟聖人見之明的而此心則不然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以此知非湯伐桀乃天也使湯非順天命應人心則為稱亂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今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能若此乎桀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正者正統之正非教化之明尊卑上下之分能不忘乎予惟聞汝衆言固有當於予心特畏上帝不敢不正耳夏罪其如台尤見湯德澤之深夏之民在塗炭之内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故曰夏罪其如台夏之虐不

相接而相忘也故湯舉夏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天下之力所以作衆人之事乃聚衆人之力而為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為宫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皆罹凍餒之患矣割者為屠戮殘虐之政以割下也有衆率怠弗協桀為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率怠何哉盖畏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之地皆有不願生之心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但以一國之内不被桀之虐而湯則以天下為心一民失所皆湯之責況天下皆在塗炭乎天命所在聖人豈容已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用師之際警勑之意自不可少然與上古則有間矣禹伐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

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啟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

湯伐桀而歸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不待至亳者湯既伐夏愧忸之心發於胷中若不能一朝居苟不即有以銷散之則過而不化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惟有慙德曰予恐来世以台為口實湯非畏議論也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為亂也自古君臣變易亦或有之如后羿之事尚矣何為口實乃至於湯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為惡誰肯從之湯一代之聖人

天下將以為聖人且為之則凡欲為此者復何不可此湯之所以恐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慚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乃作者繼湯有慙而作誥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湯之伐桀慙發於中則是湯非欲往當時之民又有怨言則是民亦不欲往然則湯之必往何所迫邪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惟天生民有此身之欲無

人君以撙節之則亂天生聰明之君以治民非私於君也五行之氣有得其至精者則為出羣拔類之人以治其餘湯而可以不往乎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有夏昏德則與聰明相反矣其源既昏其流豈能清徹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乃錫王勇智勇智非自外来即聰明之發見也聰

明體也勇智用也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為儀表而皆得其正矣纘禹舊服者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代夏而纘禹天命人心之至公也兹率厥典者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自常情觀之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宜必有甚高之事乃不過率厥典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用爽厥師
矯誣云者蔽夏王之有罪也誣天之理矯天之意以布命令於下帝用是而不臧用者天命無心於去夏也桀既不臧而後用湯以受命式者天命無心於之商也帝之不臧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用爽厥師有夏之昏德薫灼其民天下居憯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醒故曰爽仲虺鮮湯之懋德先言天立君自然之理夏昏德所以亡

湯有德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先言天命簡賢附勢以下方言人事自惟王不邇
聲色言湯之德自佑賢輔德又戒湯為君之事此一
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為羣見湯之賢則簡忽
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肇
造我邦其在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桀之

徒視湯為葛為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况我之徳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言名譽之彰聽聞已多尤為不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徳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聖人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為髙大之論而其實非聖人則不能至也聲色貨利而欲不邇不殖自非純乎

天無一毫人欲者安能湯之所以為湯不過此耳本原既已清徹則凡於事為無不當理德懋者懋之以官功懋者懋之以賞見其崇德報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已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之正故能以身為度而任天下之才茍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小大哉改過不吝者驗之顏子可見顏子幾聖者也其過則不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貳未若湯之不吝也克寬

克仁者自古言寛仁往往多以慈愛而或至於不治
湯之寛仁慈愛固在其中而能彰明孚信於兆民其
閒蓋有不容言者意有以將其恵而民感之也彰信
兆民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民之
戴商厥惟舊哉
乃葛伯仇餉湯之征葛為民用師之始故曰為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也自此以往東西交怨室家相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之時君臣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心猶堯舜之心不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不可避也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民莫不驚潰奔竄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何也蓋弔民伐罪布其寛仁所至則蘓故其氣象不可與

後世同日論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望故因戒以為君之職侮亡者侵侮之侮有亡形則推絶之有存理則培固之遏惡揚善人君當為之職也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為而為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慙恧之念倚於胷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有所雜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初業安可留慙恧之念以累日新之工哉志自滿與篇意似不相接一篇之言皆所以振起湯之心而湯安有自滿之意蓋於此乃見古人精微之至此書主於觧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天命人心之所在德業之盛天人之協則有自滿之理故仲虺自其本原而

塞之湯豈有是論必至此乃為全備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謂湯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安可留慙忸而不化以怠其初業乎昭大德即建中也將以建中豈必它求亦於本原用工耳制事制心大抵不出湯之一身天下之事不外於心又贅言事何也古人立論本末體用悉備如易既言敬以直内又言義以方外本原既厚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自然流裕於後世子孫六百年之商皆出於此大德非外有所謂大德即上不邇聲色以下盖再立天地必舉世使之維新可也

孚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能自得師者自字要看後世亦有尊德樂道之君然人以為有道有德則尊之敬之非所謂自得師惟自得師則真可以王矣湯之於伊尹是也謂人莫已若

則孤恢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烏得而不亡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為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已之能有限所以小也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諄諄於終篇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為甚近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慎厥終惟其始蓋湯此時正當謹始於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為厥終之地

欽崇天道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功夫至
矣又加之以崇加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能
永保也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
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

之基業者皆在焉即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即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嘆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常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也天之所

賦為命人之所受為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者裁成之謂綏者安養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已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即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于一而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而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天下之原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其凶者使其轉此機而敷德其勢亦然耳百姓在下被桀之虐受而不可避痛而不敢言桀若可偃然而獨肆及荼毒之極弗忍之餘乃能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不能自通於君而能自通於神天道之常桀亦不可逭特反覆手間耳降災者非獨災異凡天象變於上人心怨於中地理亂於下者皆是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將天命明威命出於天將之而已威亦天威明之而已天命明威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之怒也不敢赦深

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不可得而已者敢用玄
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若後世亂臣賊子藉湯為口
實者以此心觀之方見大不相似湯無一毫私意對
越天地鬼神而為之也夏牲用玄湯用夏牲湯何心
哉深味昭告上帝之時則湯之心可見矣請罪有夏
問罪桀也聿求元聖伊尹也以與爾有衆請命民墜
塗炭死無日矣請其命而續之於將絶以此見湯之
伐桀全不為己都是為民也大抵聖賢之心與萬民

之心如一則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湯之時民心既

然而伊尹又與之同心則天心可見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

殖

上天孚佑下民聖人知天於未命之先衆人知天於

已驗之後孚佑者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

所期也罪人黜伏桀已竄伏於南巢也天命安有僭

差賁然如草木賁者粲然有文其理甚明若草木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咸其自取也兆民允殖民本有生
殖之理於此而信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
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
不伐桀今罪既討矣當有聖人出而治之乃使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於不得已而既伐
之後以天下為大慊然而不敢當也兹朕未知獲戾

于上下不知今已獲戾于上下乎未獲戾于上下乎

輯寧之責在已則桀之戾將移於已慄慄危懼若將

隕於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為君之心也未嘗獲

戾若已獲戾者可見聖人之心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凡我造邦之人無從匪彝無即滔淫各守爾典以承

天休非號令有邦之君也觀其辭氣深欲鑒前事之

可畏而體今日之心一從匪彝即滔淫則不能守爾

典矣人之心不適邪則適正不為善則為惡苟心無所即無所從則必有所守而天之休在爾典之中矣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為休美可知凡福禄之鍾祥瑞之來皆其發見者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天道善則福之人君居中或有所蔽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為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勿蔽足矣而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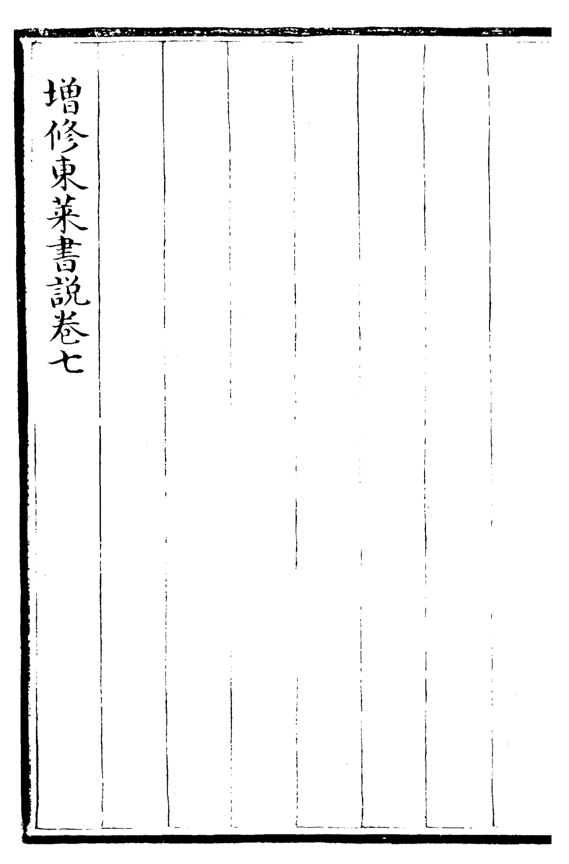
躬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一簡在上帝之心而已以此見湯合人已為一區而歸於天有天下而不與焉之意民以善言躬以罪言人已之道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者雖曰簡於天心而已不與至於為君之責則不可不自任非引咎歸已也人君天下之源理固如此爾自前而觀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自後而觀則又居其憂之大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有罪其誰之

罪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湯之誥皆聖人之格言萬國豈有不信者湯於此若下之末信而望其信焉此善導善誘之意辭語温醇篤厚使人慕念無極如易所謂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也

咎單作明居



增修東萊書說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七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

商書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秉其初心之虛也商

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故
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為正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
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為重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
于神宗況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為謹而史官紀叙
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故於是
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于欲敗度縱敗禮書若無益
然即位之初祗見厥祖侯甸羣侯咸在百官總已以
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之意雖有驕奢淫泆之

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顧聞治道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不免於昏迷而終于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著力之意言之為有力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常

常如在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以憑藉扶持固億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非特人君學者亦有此理蓋萬物皆備于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匹夫無位未必有此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感應之理存于懋德之中也子

孫弗率皇天降災災咎之理存于弗率之中也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為惡皆恃天下為已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假手者非湯也以此深見伐夏非湯之本意實廹於天命之不得已耳造為攻伐雖鳴條一日之功栽培固結民心而不離乃在於亳鳴條之役雖以兵戈安可恃也自亳之際仁恩涵養之素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懐今王嗣厥徳

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非血氣之武

易之神武是也虐與寛為對代虐者必以寛湯之伐

桀非有它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如易東為西而已

聖武之德如此之大太甲將於何而入故伊尹指之

曰罔不在初葢百官萬民於此聳然觀命必有一新

天下耳目之德以與萬民更始太甲雖累於欲縱而

即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秉其

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指以用工之地也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屢發念過即已未有能立之者於焉而致扶持植立之工也自是而扶持植立則始之而有終矣治國平天下此其道也嗣德在初工夫之切無以易此立之一字修德之本也人誰不愛其親於愛親之時而不立其愛則愛親之外無所愛也夫敬亦然惟愛親

而立其愛敬長而立其敬則此愛此敬持守不散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叙惟亂之于桀故至湯而始修之修者修道之修也五典既修于湯其道足以賛天叙矣而又何待於從諫弗咈先民是順蓋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叙于天之自然不容一毫有己之私也諫之可從則理在於諫有所咈是以已

而咈之也則人紀之理咈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于先民不能若是以巳而逆之也則人紀之理逆矣如之何而肇修乎弗咈時若即肇修之工夫也苟拒諫逆賢湯一身之紀且不修何以修天下之紀乎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叙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叙之訪為君為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湯之克明若齊聖廣淵易克也惟克忠為難求湯不幸處君臣之大變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當天命未絶之時桀紂為君湯武安於為臣湯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既絶則桀紂不可以為君矣故湯武不得已應命而起故詩人美武王曰媚兹一人觀媚之一辭與忠之一辭氣象有肅恭之態而無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進伊尹湯豈不忠於為下邪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故能於人不求備大抵用工於自檢實見天下之理如此其難踐實見一身之行如此其難全則不敢責人之備盖巳之所素嘗者難豈敢以難望于人哉

以至于有萬邦玆惟艱哉

湯自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工夫之多踐履之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以湯之聰明其難且爾太甲中材之主則難又奚止于湯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既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

儆有位為後世無窮之計

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

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

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

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恒舞則為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則為

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恒舞酣歌所以謂之巫風也觀湯之時以恒舞酣歌為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于周衰之際天下之理正邪對峙有雅樂則有淫聲矣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體察當于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為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為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隅則為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為比四愆不免則

六德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亡非謂一德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箴其病于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義天倫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彊驅之何也盖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動股肱耳目之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後世人臣之分移于禄一體之義析而二固有視其君之過若不相及者故湯制刑

以懼之庶幾人臣愛身必無不諫是則湯之官刑非

威以脅人而使之必諫也乃所以還其股肱之義而

全其天倫也卿士邦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

邦君有愆刑及臣下交相正之用至矣卿士邦君之

愆將及喪亡臣下之刑至墨非過也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

具訓于蒙士教之于童蒙之初也天性未發人欲未

萌於此而訓之入之深矣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旨歸之于此故其辭力而意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觀之皆凜然可畏之事而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聖人無本末精粗之間其悚然可畏乃生生不窮之理故見其顯然有洋洋發動之意也不然三風十愆之戒徒若法律之語森然不可犯耳烏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聖詳味聖謨洋洋之大而嘉言則甚彰明盖洒掃應對乃精義入神之妙

能反三風之訓而黙識之則所謂洋洋孔彰之意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于大者觀復姤

二卦可見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勿修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萬邦墜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葢欲縱之敗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況君道常明不明則反

為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為惡雖不止于一端本原其有外于不明者乎

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于冢宰禮也太甲居喪于桐宮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憂之義證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

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憤悱而後可以啟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為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宫之營密邇先王先王之嚴朝夕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葢之是伊尹之為寔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且欺其心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

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為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既異安能相入哉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者省察也諟者提撕也皆整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祗敬欽

肅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湮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救太甲縱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盖湯于祭祀之時洞洞屬屬此心之敬無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于縱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顧諟以下至罔不祗肅皆湯之德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之心又極其辛勤輔翼成湯以安天下之民夫湯尹君臣同心一體扶持天下然後太甲嗣立有此無疆基緒太甲何獨不明湯尹之心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

所為無不纖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滿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為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夫君道之周而保終之道在是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終之理相于此時雖不終者亦將有終況能自終者其有終可知矣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為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

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感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況與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已物正之學則主聖而臣必良矣參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

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懇切
太甲方且以為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言
之故謂之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
之際也湯于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
坐以待旦湯待旦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清淨無一
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臨于天下以

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于湯者果如何而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彦啓迪後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後無非俊彦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使啓迪于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為得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意求賢必至于旁求以啓迪後嗣為

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稟于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慎乃儉德惟懐永圖

既言儉德又言慎乃儉德者本然之理慎者用工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縦之敗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節儉之

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于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懐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欽謹之意自然凡事務長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惟昏於縱欲徒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于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所謂止者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忠之類也言當欽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懌萬世之後亦有聲聞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于此可見夫伊尹之休戚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懌自尹之懌似未足為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葢此見尹任天下之

重處尹不悅懌見太甲之為有萬世垂謨之意是以尹之懌也不為尹懌為萬世而懌其有辭于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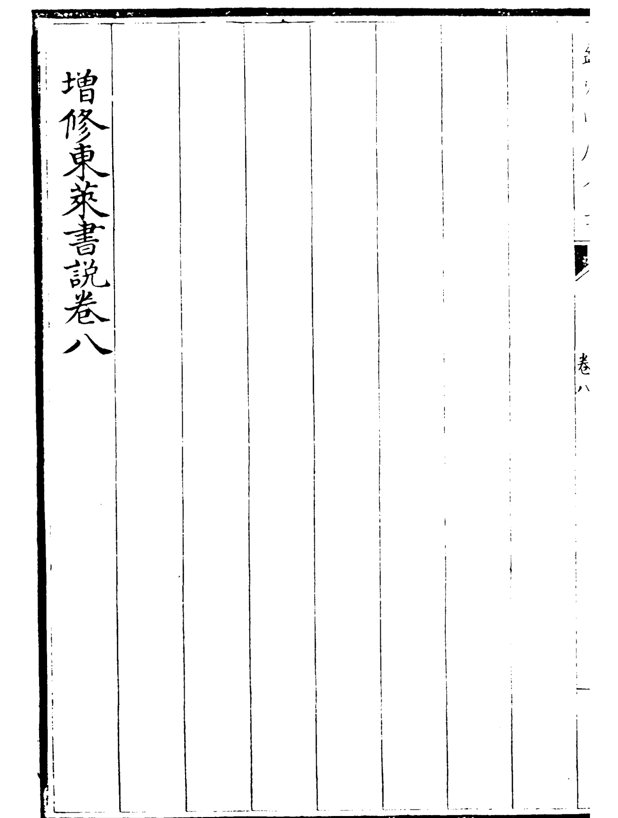
王未克變視罔念聞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眷眷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為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

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緝桐宮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已知其遷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即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宮湯所葬之地廬于墓側朝夕有所聳動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宮居于憂果至于克終允德伊

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于一節伊訓之作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已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厥宗則

九廟為墟矣使人凛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忝厥祖忝祖之言視隆宗之言孰為嚴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隆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期望之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明備森嚴如在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于幾微而不從

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則諫諍之言過其傷多矣為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廹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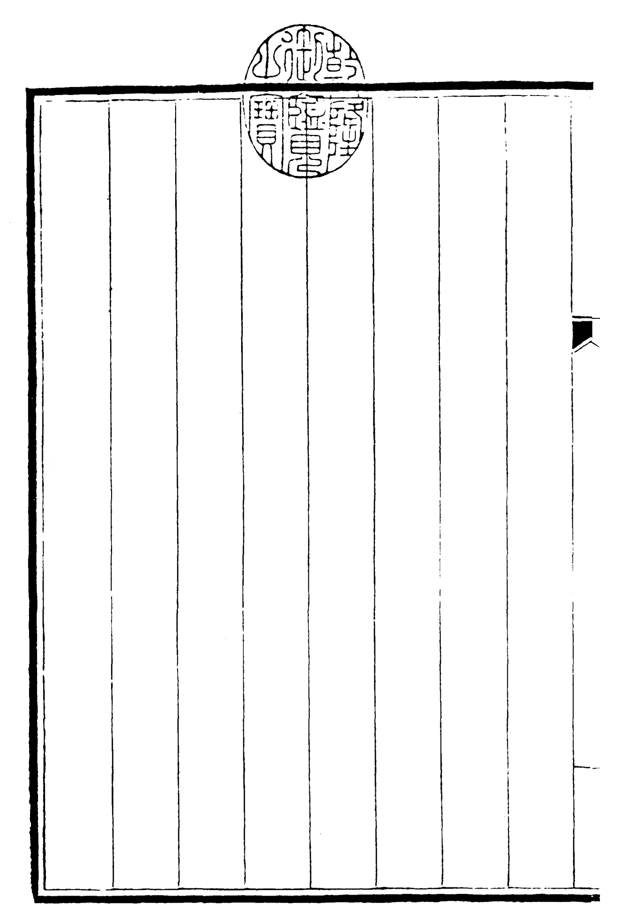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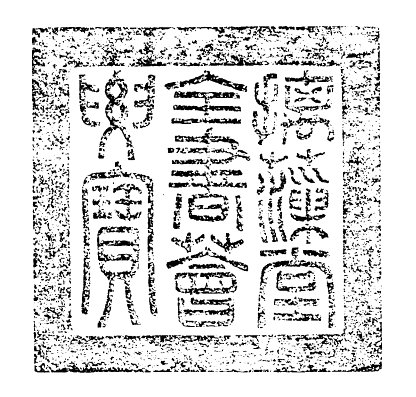
謹按卷六第三頁前七行不用命戮于社刊本不

訛弗據監本書經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至漢乃榷酒酤刊本榷訛搉據

漢書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書說卷九至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卷九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嗣王復于亳即君位乃作書曰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

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既克終矣喜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過伊尹即許其克終厥德何哉盖太甲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頼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以速名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艾自怨之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宫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底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也人至改悔所

見莫不的切自為此語非灼然有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為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若荆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荆棘也以速戾者見欲縱之為戾急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人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

惟厥終見太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不惠於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欽而重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為之工夫從而大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既已克終允德則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盖推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工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勸諭之也太甲之心既明已知所以用工矣故告之之意溫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既發必將涵養而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又訓太甲以日新之功盖始悔乍明其力尚淺慮其或解也當太甲幼沖之初伊訓之書慢其未能有所立也則使之於親而立其愛於長而立其敬既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思恭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既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者也故立與思相應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為本然之聰明人能視而不

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皆太甲之所以用工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孝恭之本心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斁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為常當

緩而急則激而不顧此伊尹作成中主變移氣質之妙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舉先王之道以為規摹中篇悔過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申告之以為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藥以攻之疾既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其餘毒未盡

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訓太甲此轉甚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量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輕其言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有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

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惟治德者即所謂敬仁誠也總之於已則謂之德見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三代以前證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為治如漢高之寬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習之不著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數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為亂者皆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為君之道如出一軌桀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雖各有為亂而聲色奢侈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慎其所與乃惟明明之

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毫不謹亂亡皆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喜即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悅之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即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兹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聞明明之說將於何而用工盖明明生於懋敬敬則此心存存則視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即天之理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兹哉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畫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宫之時悔甚鋭見

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躐等而不循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即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即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甲既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所謂輕非不顧之謂所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為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慎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慎于始今正慎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不已之工夫

其儆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既明處民事以為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既明泰然安定而失興省之機也況惟艱惟危堯舜以来萬世為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乎方其不明病在欲縱及其既悔則已知義理之味知之則將視以為常此心止而不運輕與安之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難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

太甲之克終矣此又戒之以慎終當如始盖使之終不忘夫自怨自艾之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即以為非必當求諸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即以為是必當求諸非道太甲既有見之後此理當曉然矣而伊尹不忘戒者盖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年方知逆順

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多者求之求之而後可決不特與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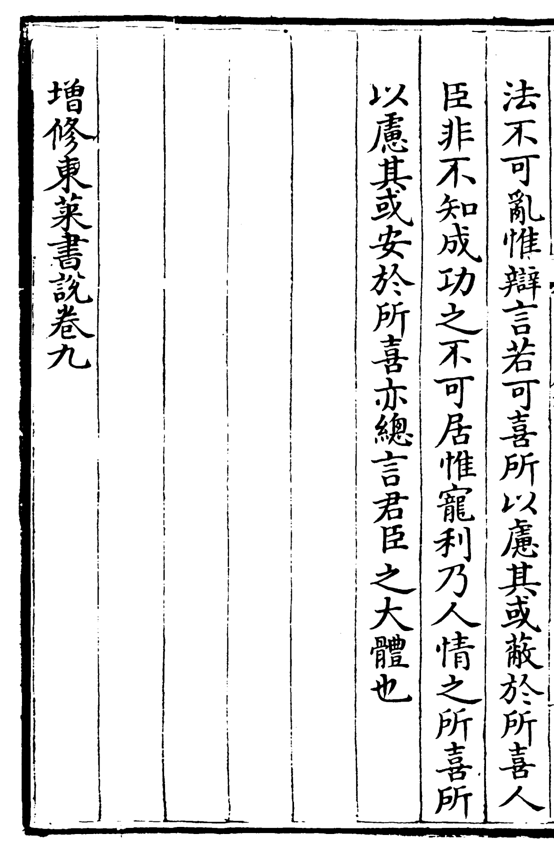
伊尹又嘆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為而有所獲

既慮之後若不能為又何由而有所成慮之說太甲已悔而得者也為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日而用工乎謂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不為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貞之意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偽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為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辯言者言偽而辯也太甲既明人已不可動揺惟疑似之言為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湯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為僅可免罪耳而可以寵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



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於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九